

【传统大家谈】

## 人心仁爱：中国和平发展的道德观

□于永军

1993年，湖北荆门地区出土了一批楚国的竹简，据推断距今二千三百多年，亦即出自公元前300年以前。郭店楚简中有一篇文章叫《性自命出》，其中有一句话：“道始于情”。意思是说，人与人的关系是从建立感情开始的，这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出发点。史学家解释，这个“道”说的是“人道”，而不是“天道”。“天道”是指自然界运行的原则或曰宇宙运行的原则，而“人道”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，或者说是社会关系的原则，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民族与民族、国家与国家、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。儒家所推崇的“仁学”，正是为协调人类的这种关系而创造的一种“道”。

孔子的弟子樊迟问“仁”，孔子给出了两个字：“爱人”。“爱人”的思想依据是什么？《中庸》用孔子的话作了明确回答：“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”意思是说，“仁”就是人自身，自身的一种品德。“亲亲为大”，就是爱你自己的亲人是根本的出发点。仁爱的精神是自身所具有的，而爱自己自己的亲人是根本的。但是，“仁”的精神并不是仅仅停留于此，所以儒学又说：“亲而笃之，爱也。爱父，其攸爱人，仁也。”爱你自己的亲人，这只是“爱”，爱自己的父亲，扩展到

爱别人才叫“仁”。而作为统治者，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，还要推广到爱天下老百姓，以“仁爱之心”治国。于是，才有了《大学》中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之说。修身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。从“修身”开始，以“平天下”为终点，这就形成了一种以“人心仁爱”为道德内核的和平发展观。

这种和平发展观，我们今天来解读，至少应有两层含义：一是兼济天下、泽及天下，让天下人得到好处；二是与天下人和平相处，以高尚的道德影响和改变天下，进而成为具有凝聚力、向心力的“王者”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量，今日之中国，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，秉承的是中华民族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优秀品质，体现的是要为人类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博大情怀，目标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这个伟大复兴，不但应在经济上实现强大，更应在文化理念上得到世界认同，即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是文化的崛起，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复兴。

“治国、平天下”靠什么？《论语》中有子贡“问政”一段，孔子说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问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与斯三者何先？”孔子回答：“去

兵。”子贡进一步问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与斯二者何先？”孔子非常干脆地回答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！”这里说的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”，就是今日世界国家战略的经济实力、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或曰文化力。“必不得已而去”，并非真正可以去掉。一个国家的强大，当然离不开经济和军事力量，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国家战略的优先价值秩序。这种优先价值秩序的道德基石，就是实行“仁政”，通过“仁”而王，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。所以在儒家文化中，“内圣外王之道”，始终是一个理想高地。所谓“内圣”，就是你要最高的道德修养，成为道德最高尚的人；而道德高尚的人，并不只是独善其身，而必须把崇高道德向更大范围播洒，进而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。并且认为，只有道德最高尚的人才适合做“王”。因此，中国社会历朝各代的发展崛起，一直都把“仁政”作为立国之本，秉承着“统而不一”、“和而不同”的王道之治。中国历史上的“统一”，都是在文化异质性共存下的统一，“崛起”是在文化多元下的和平相处，就像“一个温和的老太太带出了个大家族”（余秋雨语）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理事、教授）

【经典新读】

## 我的几个先生

□巴金

在给香港朋友的信里，我说明了“是些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”。现在我应该接着来回答“是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这样的”这个问题了。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识字读书的教书先生，也不是在学校里授给我新知识的教员。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，所以我很快地忘记了他们。给了我较大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些人，倘使没有他们，我也许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

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。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“爱”字的是她。在我幼小的时候，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。她很完满地体现了“爱”字。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；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。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，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。她教我爱一切的人，不管他们贫或富；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；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，怜恤他们，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，动辄将他们打骂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境。在大家庭里做媳妇，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。《家》里面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话，还是从大哥给我的信里摘录下来的：“她又含着眼泪把她嫁到我们家来做媳妇所受的气——告诉我……爹以过班知县的身份进京引见去了。她在家日夜焦急地等着……这时爹在北京因险看被驳，陷居京城。消息传来，爷爷时常发脾气，家里的人也不时挪揄，妈心里非常难过……她每接到爹的信总要流一两天的眼泪。”但是母亲从不在我的眼前淌过泪，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。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，带着微笑的脸。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：“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，我们爱春天在杨柳枝上鸣叫的小鸟，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的月光，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。我们爱一只猫，一只小鸟。我们爱一切的人。”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。

因为受到了爱，认识了爱，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，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。把我和这个社会联接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，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。

因为我有这样的母亲，我才能够得到允许（而且有这种习惯）和仆人、轿夫们一起生活。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。

轿夫住在马房里，那里从前养过马，后来就专门住人。有三四间窄小的屋子。没有窗，是用竹篱笆隔成的，有一段缝隙，可以透进一点阳光，每间房里只能放一张床，还留一小块地方做过道。轿夫白天在外面奔跑，晚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，把身子缩成一堆，挨着鬼火似的灯光慢慢地烧烟泡。起初在马房里抽大烟的轿夫有好几个，后来渐渐地少了。公馆里的轿夫时常更换。新来的年轻人不抽烟，境遇较好的便到烟馆里去，只有那个年老瘦弱的老周还留在马房里。我喜欢这个人，我常常到马房里去，躺在他的烟灯旁边，听他讲种种的故事。他有一段虽是悲痛却又丰富的经历。他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，接触过不少的人。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，他的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了。他孤零零地活着，在这个公馆里他比谁都更知道社会，而且受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待遇。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。但是他并不憎恨社会，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：忠实地生活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火要空心，人要忠心。”他这“忠心”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。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。他的话和我的母亲的话完全两样。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。他并不曾拿“爱”字教我，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，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，就教似的劝告我：“要好好地做人，对人要真实，不管别人待你怎样，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。自己不要骗人，不要亏待人，不要占别人的便宜……”

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，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，也就是他们的厨房。那里有两个柴灶。他们做饭的时候，我常常跑去帮忙他们烧火。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，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。我起初不会烧火，看看要把火弄灭了，老周便把我拉开，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下，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。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：“你记住，火要空心，人要忠心。”的确，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。（本文有删节）

□推荐语

在作家巴金的笔下，他人生中的第一位先生并不是教他读书识字的人，而是他的母亲，因为母亲教给他的是“爱”，使他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，懂得去爱所有人、所有事物，即使身处困境也依然能微笑着去生活。应该说，这种教育远比教其读书识字成功，因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远比学到多少知识更重要。有了爱的教育，作者得以健康成长，并想到为社会去做些什么，同时也才能从第二位先生——轿夫那里得到“忠心”的教育。反观现在的家庭教育，更多的家长期望孩子成为精英，在教育上也极为舍得投资，却恰恰缺少了爱的教育。

## 从师道尊严到斯文扫地

“师道尊严”这个成语，出自《礼记》。这个成语本义是指老师受到尊重，他所传授的知识道理才能得到尊重。然而，曾几何时，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开始改变。尤其是在当下世俗化、商业化的氛围中，师道尊严被冲击得七零八碎，斯文扫地，“师”文扫地，成了一地鸡毛。当然，从师道尊严到斯文扫地，有多方面的因素，有教师自身的原因，也有学生的原因，家长的原因、学校的原因、社会的原因。有一个成语意义的演变，恰好反映了在某些老师身上师道尊严的沦落。这个成语是“衣冠禽兽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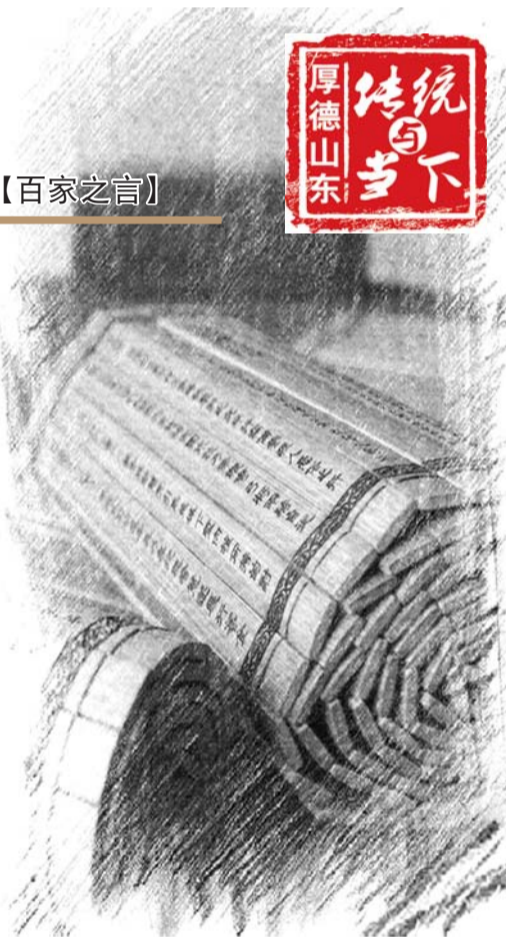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王立群（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## 一生至少要读五本国学经典著作

我一直提倡人的一生当中至少要读五本国学经典著作，即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。少年和青年必读《论语》，中年必读《道德经》，老年必读《六祖坛经》，至于《易经》和《黄帝内经》，则要一辈子读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，《论语》告诉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；《道德经》告诉你来到这个世上不要做什么；《六祖坛经》告诉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往哪里去。至于《易经》和《黄帝内经》，一则以知命，一则以养生。这样你的一生才是完满的。

——张其成（国学学者）

【百家之言】



## 《新论语》

悦读·核心篇之十

## 仁自孝始

□钱宁

仁者之爱人，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，会呈现出不同形态：与父母之间为“孝”，与兄弟之间为“悌”，与他人之间为“信”。其中，孝为基本，因为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是一个人出生时获得的最早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。

关于“孝”，孔子和弟子宰我问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。

【论语】宰我问：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！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”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”曰：“安。”“女安则为之！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今女安，则为之！”宰我出。子曰：“子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

下之通丧也。子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”（阳货21）

【译文】宰我问：“丧期三年，时间太久了呵！君子三年不修习礼仪，礼仪必然败坏；三年不演练音乐，音乐一定荒废。陈粮吃完，新谷登场，钻木取火也换了新木，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啦。”孔子说：“就这样吃起新大米，穿起锦缎衣，你心安吗？”宰我回答：“心安。”孔子说：“你心安，就这样去做吧！君子守丧，食美食而不觉其美味，听音乐不觉其愉悦，闲居家中而不觉安适，所以，不会像你那样去做。如今你觉得心安，就去做吧！”宰我出去后，孔子说：“宰子真是不仁啊！小孩子生下来，要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。守丧三年，这是天下通例呵。宰子难道没有从

他父母的怀抱中得到三年之爱吗？”

宰我，姓宰名予，字子我，鲁国人，孔子前期弟子，常有异端思想，爱挑战老师的学说。这里，他对儒家“守丧三年”的礼制提出怀疑，认为三年丧期太长，还发挥说：“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”孔子回答也很直接，问宰我：“守丧三年，你心安吗？孔子认为孩子出生三年后，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。父母离世，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，是天经地义之事。不想，宰我却回答：安心。气得孔子说：宰我不仁啊！平心而论，宰我的主张更实际一些，他说的是事理，但孔子强调的是情理。孝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之一，实质上，是一个人对父母之爱的回报。仁之“爱人”，自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始。